

拾骨

在連年激烈的妄想性精神病後，我多半癱在牀上，離牀行走時也偻著胸背，腳掌黏在地面舉不起踵來。妻說這是嗜吃鎮靜藥的後果，全身日夜軟臥，必要時也見不得人，豈止舉不起脚而已呢。

與其躺在牀上空想，不如讀些有益的書。妻到舊書攤綁回來一疊世界地理雜誌，間夾幾冊旅行家。昔日情敵今日妻的閨中密友小鹿則搬來整套靈魂導師奧子的心靈系列叢書。日夜，我跟著心靈旅行家奧子環遊世界直上外太空；好在，奧子與我同嗜，——奧子嗜吃大蒜，大蒜是他的鎮靜劑。

有個黃昏，我夢見我們圍著蓋棺前的娘，大家俯著頭臉作最後的凝視。我從兩三個肩膀的間隙看見：娘的臉像大碗公的牡丹花，眉梢到耳垂間暈著大面腮紅。

彌陀寺請來的黃衣法師喃著經懺，有咬緊唇鋒衝鼻頭的泣聲，做棺店的工人雜著話語。陡地一聲「啞嗚」，眾人齊齊翻過臉去尋看，——同時我自兩三張鼻嘴的間隙瞥見：娘睜開一隻眼，左眼，朝我睜了眯眼睛。

不用回頭看我也曉得是關在後院鷄籠的黑貓闖了出來。黑貓是娘的寶貝。現今，人家看牠是娘的禁忌。在眾人追殺牠之前一步，我抱起了牠快步離開；脚離門坎的瞬間，回頭我望見：娘的唇角翹起一絲微笑，在眾多僧俗腰圍的間隙。

我唇角翹著微笑醒來，望見夕陽高掛對頭大廈玻璃上，餘暈瀉下來裂在後院牆緣的刺竹權。是死去將十九年的娘再度來入夢。

娘死後第三年春初來入夢。夢我剝開老家塵封的門；娘端坐客廳籐椅上，只穿白色裡襯

裙，渾身圈著濛光。「娘，」我撲上去抱住伊膝腿，臉在伊小腹間鑽、磨，「——怎麼這麼久沒回來？」伊只微笑，過一會恬靜的說，「我認識一對夫妻，一起結伴旅行，已經十七天，路過這裏，我進來看看，不久就要走的……」

我翹著唇角微笑直到夜的青灰漫入厝內。晚飯時，妻幾度審著我的唇角，忍不住問，「是不是被虱目魚刺刺到了？」

4

娘死時四十五歲，我十九歲。如今，我四十一歲，娘已不用計算年齡；奧子說，娘已進入無限，是屬一種「無時間性」的屬性。

十九歲那年中秋深夜，我矮在火車車廂間過道，面著飛馳的暗鬱的曠野號泣。隨後，在家屋厝簷下，父親掀開白布單底下娘的臉，——是黃昏時刻過世的，那臉上還殘著生死間掙扎的噁惡。是的，噁惡：令人發噁的惡。而後每夜臨睡，眼簾會浮上這張臉。

直到娘來入夢，像初春的清晨，發著恬靜的濛光。之後一越十年，娘旅行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其間幾回夢見，夢我手把著鐮刀跨在墓棋上。秋陽下滿山坡人高的墓草蕨。鐮刀起落，久不見陽光的墓土發著一種肉桂爛著什麼的氣息。突地夢我一腳踏空，墓棋凹陷同時轟出一

尾青蛇——

在如是的夢與夢間，每年秋節時分，站在墓園前小徑，面對鬱深茫魅的密草蕨林；自沈重的現實人生，由不得自己地走入昏冥的夢境，——而那尾青蛇就在深處等著。

5

唇角翹著微笑的娘再度來入夢，是在一個星期後。那夜臨睡前，妻照例過來說些枕邊癡語：童年時伊家厝竹籬邊有一棵柳樹，不時有人來吊貓屍，在天亮後不久的清晨，好像貓愛在夜的盡頭的邊緣地帶死去，那時無有塑膠袋總用包巾裹著，奇怪柳條那麼細就是提得起貓隻，還在陽光中風晃直到黃昏。

「爲了在柳枝上盪風韆，」我說，「貓就可以一死。」

之後不久，我感覺貓的脊背擦過我的腳脛，同時眺見，娘眯開一隻眼睛。我微笑，向娘眨眨眼，撈起黑貓走向門邊：伊仰起上身，有人號戾，七八隻手團上去壓——。黑貓同我轉出門口的瞬間瞥見：娘直起上身，幾張嘴臉怔忡著，無聲，「——爲啥不讓我起來，」像浮自後院百年廢井的噪音。

6

麵線熬豬腳濃湯：我平日的午餐。奧子說，沿著你平日吃過的麵線一路連綿下去便可以到達我心靈的天堂。我懶在竹籐椅內，晒午後一時半至二時四十五分間的陽光，之前和之後，陽光都被周圍的高樓夾死。陽光永遠到不了刺竹旁的廢井，難怪娘的聲音有井垣厚苔那樣的陰。

五時過三分，妻繞過左側灶間，進入我的視域：今天是一張白透咖啡色的大餅臉。被小學生氣壞了伊，今天。入春以來，流行小男生偷掀小女生的裙子，慫到今天，小女生趁午睡時間猛地扯下大個男生的褲鍊。「氣死人嘍，」妻踩著紫色媚絲襪的小腳，「還小屁的一個就沒穿內褲——」

「原諒他小屁屁，」我安慰妻：剛剛我旅行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親眼見一隻會輕功的大鳥光著屁股隻腳站在他母鳥光屁股頂的瓷碗上，我邀請他答應有空來我們後院的刺竹尖上站站看。「到時，可以請妳那些小屁屁蟲大家一起來看看。」

這夜，墓土四濺，娘蜷蛇地站起身來。微俯著頭走在陽光大街，靜臉無表情，黑到近乎無色的壽衣，跟在我身後六七步，紅燈亮時我停住伊也停住。轉入巷底棧字坊，字坊主人右手兀自磨著硯，左手遞給我字軸——伊也伸手、接過，那硯台發著青春牌防腐劑的氣味。尋到新開幕的花店，小鹿正忙著插花，「恭喜開張，」我用喊的說，「送來一幅字，」自伊手中小鹿接過字軸，展開：死生一如醉酒花癡，小鹿傻了眼，我囁說，「不好的話可以再送一幅，」小鹿指定寫：花團錦簇花好月圓。過天后宮，暮色浮在青石板埕，出武廟口。站在麥

當勞或肯塔基落地窗前，默默凝盯著我吃喝。我加快腳步頓住加快腳步，伊也加快腳步頓住加快腳步，霓虹灯彩打在伊身上仍是無色的黑。我奔跑起來，閃進家屋，直入房間，鎖上門，癱到床舖同時聽見敲門聲：叩叩叩又叩……

7

像被蟑螂嚙著卵巴，又像四脚蛇在荒野交配時的嗶嗶。我蹦起身打開門鎖：夜色冥青中，剝了皮的柚子白的妻的臉。

「都是鎖房門的心態在作祟，」妻怪我防妻如防賊，其實她枕邊癡語過後便不會再回頭。「那叫聲呀，」隔日晚飯時，妻還一再形容：當時門外若有活的豬腳走過當下被嚇成豬腳凍。

我只說：昨夜我一路過溝過溪又過河幾乎到了出海口，回頭失了家的方向，所以叫——奧子說：人生豬狗不如，豬狗還能本能地叫，文明人便不能。小鹿說：光叫不做不是男人。我答應妻再不鎖房門，必要時癡語過後也不需回前房去。

連幾夜，我僵著背脊，等待娘走入洞深的房門；努著心力聆聽遠處大門的叩聲。——實在多年來我已忘了娘，是那「恬靜的旅人形像」讓我放了心：娘走在無有盡頭的旅途上，四周是發著濛光的花花草草，沒有突然擠過來的機車汽車。

那麼，既是放了心，便不是我的妄想了。娘矮矮蛇蛇地立起身來，朝我眯著眼睛，翹著唇角微笑，——千里迢遙伊回頭來尋我是爲了什麼？有一夜閃入個人影，直撲上身，原來是冷熱交顫著手脚的妻：又是一頭史前的恐龍，爲了躲避洪水，不小心闖入她的腿間……

8

我踩著腳踏車一路廢氣直到水仙宮後，請問六舅家供的太子爺。六舅半輩子霸在花園町要流氓，老來收腳蹲在厝內做壇主。

「是親阿姐的事，」大舅赫的脫掉豹皮夾克連內裡一件雙S形背心，「我老仙馬上入童，」轉出厝簷前，扯下晾竿上一條大紅巾，綁上腰支勒出三層肉，轉入來雙掌貼在供桌、腳跟浮起來。

那抖，不知是發自膝蓋骨或腳趾端，那抖，延上腰肉贅，胸肌墜，上頰腮，頭也左右摔成倒V字。「苦啊！苦啊！」恍惚來自水宮鱷魚籠洞的苦聲，那抖在這苦音的基調上添了許多裝飾音，後來又抖成長串的變調，像百日咳的老人弄著他頸間的那粒喉桃。直挨到他猛地彈起來，雙掌落力擊下去「叭」地同時，雙膝委地上身軟趴供桌。「六舅六舅，」我趕上去喚。

「苦啊你阿娘，」退童回神六舅說，剛剛他遁入陰間，娘來相會滿頭滿面是土水，「土

土土你阿娘。」我請問太子爺怎麼說。

不巧太子爺騎著麒麟豹出巡去。六舅披上豹皮：即使在，太子爺也不管這種閒仔事。「虧你讀書多，」六舅努著他的流氓目睛溜著我上下，「替你娘想想看，——如何才能出頭天？」

9

我找來一本黃皮民曆紀事，翻到解夢篇。夢到陰宅則陽間諸事順遂，見棺如見出土黃金。那麼，夢見陰宅人身就久病懨氣全消，如枯枝久逢艷陽不得不振奮起來，何況一濕濕精神妄想的陰影。

這夜，我坐在二哥租居的客廳，先陪他喝幾杯台灣XO——米酒維士比。從我的座位，可以眺見不遠處飛機場一閃一閃的指示燈，守衛塔蹲在牆堵上，塔下橫做過來上百年的墓場。

如果你嚴重鼻塞，剛好又心情不好緊閉嘴巴，飛機頭上過時，準會叫你眼珠子爆出來。他工廠老板就是如此眼睛暴了六七寸，才會強他每天封在那「頭卵熱到相磕」的小家庭廠房十二小時，日夜趕著做通馬桶洞的塑膠桿吸盤，每夜回來洗過澡後就九時十時了，二哥必要喝兩瓶XO台灣以退日積的卵巴火，還好值得安慰的是：在飛機與飛機的間隙，他眼前就是活人做夢難求的靜土。

「拾骨好嗎？」

我娓娓說起：娘怎樣蛇蛇地站起身來，太子爺豹壇壇主怎麼說，黃曆夢占大師又怎麼說，娘怎樣街頭巷尾跟蹤我、看我啃著肯塔雞……「早就告訴過你們，」二哥打斷我的話，「必要拾骨。」肯塔雞再怎麼啃也比不上咱小時後院自家養的土鷄。

幾年前，他妻娘家開的連鎖工廠連鎖倒了店，他岳母靈光說動岳父即時捨了祖先仔骨，及時止住了債主追殺的脚步。當時他憂患意識到自家兄弟頭上，「拾老母仔骨好麼？」大哥不表意見：凡事不合實際，他就沒有實際的意見。當時，我正從儒家過渡到陰陽雜家，還是儒家「入土為安」的正統思想占優勢，當然也因為當時我的陰陽雜技還不到家，無能土遁入娘的居厝去實地考察娘的實際。「既然安了，」我土直的總結說，「何必擾她。」

10

二哥囑託我辦好娘的最後一件事，還陪我走過深夜靜土的邊緣，直到看得見檳榔攤寬虹灯的地方。過靜土時，由不得我貼切感覺到，那連綿而去的靜土稜線是那麼樣的深深起伏不定；我由衷想到，連結起來二哥做了多年的塑膠通桿，通過地心，一定可以盤吸住某個坐在馬桶上的巴黎女郎的屁股。

爲了慎重，我寄了限時掛號信給在台北忙電腦企業的大哥。隔夜來了行動電話，只說「

看要多少錢：辦事要有效率，要合經濟效益」，電話中的噪音背景顯然是個豪華的大吃場。

我鐵馬馬上再度求見太子爺。雖然奧子說：那爺天生不是父母生的，不然他年紀小小怎懂得哈麼嗲剝肉還母析骨還父。然而小鹿說：在所有的爺中，他獨愛這「讓人恨呢恨到心血沸疼呢疼到小腹酸」的小爺。小爺面前亮兩支千年鑽石灯，有位北極殿邊來的媳婦，求小爺幫她抓住年輕丈夫的花心。

暫時退童六舅問明來意，「去找安阿樂」，左手捺著猶自抖顫的肥肚肉，「安阿樂——昔時的結拜兄弟現時在南門路尾做總管，」右手把著我肩頭順勢推出壇外。整夜我唸著那媳婦無限哀怨的腰身。妻過來問我近幾夜常出外哪裏去。我隨手將一本歐洲自助旅遊手冊蓋住眼臉，「近來嘍——計劃寫一本本地自助旅遊手冊給小學生看。」

11

我蜚在殯儀館總務室外有三四陣鼓吹哀樂的久，才悟到：總管包管在館內任何地方就是不在總管室。我游走館內，每逢看來是館內人士的鼻嘴便擋住問，「可有看到總管大人安阿樂？」人人都說剛剛看到，當我快馬到他剛剛出現的那裏，他都剛剛離開。

有個眉毛濃到遮了半片眼簾的中年人，挺在冷凍間過道甩手透氣，不待我問就說，「總管大仔剛剛跑路去囉，」又說，「不用問我老貨也知你找他撥一間仔冷凍厝。」因爲人人

追著總管大人討一間冷凍厝，因為人人明白總管手頭總存有至少一間冷凍厝；而人人知一年四季冷凍厝都表明自己客滿無空。

這濃眉自介是開館以來的首席化妝師，看在某一日我的慈眉善目也需要委託他妝點的份上，他願意私下洩露給我總管大人的祕密：原來奧妙在所有總管大人的私事一切要透過安阿樂三姨太的玉手。「喏，」首席領著我轉過冷凍大厝的後牆，遠遠眺去鐵柵外一排透天厝中的某一間內，「你看，三太正用9號粗筆描她的處女眉。」

我即刻要趕到總館大門繞過長長側柵牆到正後頭處女三太的面前。「免走遠路，」首席及時指點，「學安阿樂的樣——就從三太胸前穿過去。」我信信步到柵邊，信手扳開兩根鐵柵——果然無錯總管方便換了兩根長條彈性塑膠管裂裂開個人模，人模安阿樂如此穿過即刻就到三太的奶前。

我到後來幾回才看清楚，三太座椅的背後疊著三口福棺，右側大玻璃櫃擺著七八個大理石罈子，左側掛個記事大黑板寫著這裏一窠字那裏一窠字。你當時只能注意到，那被火紅高腰迷地裙撐著的肥奶，站起來迎人時那奶儼然有托天之勢，「看風水入木入土花車鼓吹司公做厝——先生你？」

12

拾骨一工九仟。拾骨師傅是府城有名的土公仔獅的嫡傳，手工較細收費較貴，還得配合他的時間行程表。三太BBCALL來一位特約的風水師，當場紅紙寫明靈主的姓名生時日月，算出破土的吉時吉辰乃在：三月廿九晨九時至十時。

三太指著黑板右下角一窠字：四月十五前拾骨師無空檔。風水師馬上就著他那本墨皮厚曆書，再找出四月十五、五月廿四兩個吉辰時日。我猶豫難決，四月是春五月也是春。「四月十五好啦，」三太用她那刀背割肉的嗲音說，「五月濕熱墓草長又密。」

BBCALL響，風水師一面撥電話一面斜著眼珠說：「樂仔嫂今阿日風水有一點歪嘍！」安阿樂仔嫂呀呖地笑，「你哼，」伸出玉指一隻點到風水的肉鼻頭，同時嗲漣漣的問，「金罈子要嘍先生？」風水代我答，「那妳一口金水罈子通人嘛愛。」

兩粒肥奶跳高三四吋，虧在風水師早一步奪車離去。待到奶與奶間端靜下來，三太說，「做這悲苦生意不得不嘻笑裝痞。」我端穆面肉回說，「習慣就好——平日我也一樣。」

三太打開玻璃櫃，展示她的罈子。黑白花紋的，是後山花蓮大理石，一粒兩仟至三仟。橘色，水蜜桃色，蘋果綠彩紋的，是東南亞進口，一粒時價七八仟。另有一種喜馬阿山純雪石打造，坐飛機過來一粒十萬，——水貨三四萬不止。

我捧出一粒水蜜桃的，右手托著，左手掌了兩三下。「——不是這樣，」三太糾正，「咱人手粗摸不出肉質好壞，」三太將臉貼到水蜜桃皮，貼住，兩秒，分開，再貼住，兩秒——連七八個來回。我學著拿桃皮貼到臉皮；一種涼透尻骨的濕香，粉底是美國亞當，腮紅用

日本西施的。

逐一面肉貼過所有七八粒罈皮：水蜜桃的香氣不用再說了，橘罈讓我感覺身在深秋黃昏的橘園，蘋果綠我記起曾經我跟著「綠野遊踪」所到之處無非蘋果綠，花蓮石即時我嗅到花蓮的氣味、聽說採石工人便當都帶花蓮。娘一生吃得最多的是蕃薯——從蕃薯簽飯到蕃薯糝飯；橘冷傷心脾娘不愛吃，蘋果是害病的人才吃得的——病時娘有蘋果吃嗎，水蜜桃當時是稀有品種娘不可能吃到。我心想：就這水蜜桃了，給娘嚐個時鮮，何況還連桃贈送美國亞當日本西施。

正當我開口指定桃罈時，「噯搖喂，」三太抖高三階乳波地嘍，「黑心石！噯搖喂還有一種南非進口的黑心石，石面幼秀可比少女不輸我的面肉皮，上禮拜民權路吳董就替他老母買了一粒。」

黑心石！我煞時放手桃罈還好穩穩落在三太乳溝間。黑心石！天底下竟有這般石頭敢自稱是「黑心」。黑心一粒實價二萬四，「看在你秋哥舅介紹來的面上，」黑心石一粒萬八。我翻轉頭顧找尋心目中的黑心石。

「現時全島欠貨，不過我呢有辦法替先生你盤一粒過來。」

「黑心？」我小心問，「是哪兩個字——黑心！」

「噯搖就是黑心肝的黑心呀，」刀背斜45度割著乳坡肉，三太殺乜乜殺乜乜地笑。

13

清晨鳥嘯在刺竹間時就醒轉，賴床到，午時陽光打在後院泥土的熱漫上床舖。春陽痿在藤椅中，慢口嚼著豬腳麵線。古人旅遊札記說：開春三月，花尚在苞，春草已長，草亂心迷，不如在家嚼豬腳麵線。妻昨夜拿各色包裝紙裱上玻璃窗，說是不該鄰家春草那樣探過牆頭。不過我獨愛牆頭春草，是詩人奧子說的嗎：只有臨終的眼睛才懂得凝視春草的牆頭。娘死在聖母瑪利亞開的醫院，自二樓病牀望出去是連到天邊的甘蔗田，——臨終的耳朵不都是甘蔗桿葉日夜相互磨牙的聲音嗎？

「塔位一位二萬三仟起，」開元寺和尚在電話中說：還請親自過來一趟。祖父母就居在那塔第三層樓，清明時節去過，塔內暗灰如運河河水的色澤。

略過不問法華寺。有陣子，爲了平息被迫捉的妄想，常到這昔日的夢蝶園看無事烏龜，坐到塔前木條椅呆望斜陽掛在厝堂燕尾。可惜人事不如烏龜無事，死人鼓吹蓋過活人唸佛；辦佛辦到如此地步，不如盤讓給後庭木拱橋下的烏龜。我亂草寫了上百幅題名：夢龜寺。妻禁止我再去法華，「免得每次回家看你一臉龜相。」

14

我在竹溪寺海會塔前後走了幾遭，越是覺得它骨中帶柔，頗合我夢中的納骨塔的形象；不似旁邊市立的骨塔像膨大肚的公家機構。

守塔老尼開了大鐵鎖，引我入塔內。南北東西下下上上是灰漠漠的罈子世界，老尼開了小日光燈，每個罈面都浮著一雙眼睛。年青的眼睛必然說：「這回來了個帥哥。」年老的嗤笑，「帥哥哼我看是老羅漢腳仔。」一位出生於大正初年的老祖媽說，「看他兩邊長髮吃掉耳朵就知道是帶神經病。」另個六十年代中期進來的阿伯說，「不可小看他留的是當此時世界流行的歡喜西瓜皮，簡稱他喜皮，卡車輪讓我的腳踏車撞歪去的那一日，我頭殼頂著的也是這種自由不剃的喜阿皮。」

區分A B C D，高低分排間隔分號。白紙紅字標明標碼，自九萬到十五萬，方位不同價格不等。左廂右廂全客滿，只剩正堂中央空了一排；老尼引我上前，指著空排最底下一格那橘色罈子，「這是入塔不久的前任住持師父，」其上空位就等待未來的主持大師了。

有人駕鶴仙去，有人坐成金身，有人燒成舍利子琉璃珠，——都可以做秀展覽撫慰世人的眼睛。這位住持師父蹲在這兒未免太自私也太寂寞了吧，不過他既法名眼淨，當然是眼不見為淨了。老尼領我上樓。

二樓被旋轉梯占了空間，又有幾個土黃陶色的長方形盒子，看來不順，大約他那個年代尚未出世漂亮的罈子師傅罷。再上三樓，老尼說她風濕病痛原只內大腿酸現今延到心膜。

我可以同感到那種酸痛，我慰老尼，若是腦神經打結球那就不是酸痛可以相比的了。三

樓明亮得多，光線從兩個六角窗瀉入來，平眼看去是椰子樹梢掃來掃去的天空。老尼彎腰指著D區第二排6號，「這是我預定的，」空位上貼著一張紅紙正楷寫明兩字：妙慧。

我在窄小空間內踱來踱去，老尼身子讓來讓去。三樓價位七——十二萬，正面蓮花座位幾近客滿。「哪個方位都一樣好，」老尼說，當初建塔時踏過八卦，哪個方位都穩好，只是價位不同。我先中意B區向西第二排一號，午後斜陽可以射到，又可以仰眺六角窗的天空，只可惜中間隔著樓梯柵條，恍惚隔著監獄鐵柵眺望藍天。

最後初步我決定第六排一號。每天，夕陽的紅暉會妝上娘的臉。平時，娘可以俯看老榕枝葉與椰子樹幹間的紅瓦，紅瓦屋頂下是臨濟正統清修道場；聽說修行有八萬四千法門，閒來無事娘看他們八萬四千姿勢倒也蠻有趣。

老尼要我先下樓去，她老身還上六樓去巡菩薩地藏王。我凝看她手腕緊攀樓梯倚著的腰身，想到小鹿也祕密患著這種心瓣膜風濕病，先天不能太過興奮臨到高潮便要小死。我在塔四周又繞了幾遭，娘正對面的六角窗上緣標明法語「真如海湛」，靠背則是「圓性空寂」。落日餘暉歇在塔身，遠遠近近響著寺簷下吊的鐵鐘聲。我愈看愈感覺這骨塔有說不出的風情，——不愧開台第一寺。

「竹溪」之名只有巴黎「香榭」可堪比擬，老尼身上的戒定真香就不是香榭大道上婦人的香水味可以相比的了。熬到晚飯後吃過水果眯過連續劇洗過碗卸了妝，妻拿起我擺在妝台上的遷居計劃書：

拾骨工九仟。看風水二仟。骨罈一萬八仟。納骨塔位七萬。合計九萬九仟，雜支另外。

「嗚、」妻先打了個捧心嗚，——是她嗜吃的蔭鼓安平肥蚶的氣味，隨後，歪著素餅臉讚我「竟有能力私自進行這麼龐大的遷移工程」，她原已接受我的下半輩子「只能在床舖與後庭的刺竹橫間來回蠕動」，害她憋不住今天下課後轉過花店質問小鹿，「是不是他花癡又犯最近常溜到妳這裏插花是不是？」

我說這一切都要感謝娘包給我這個工程，不然我最可能是賴在牀上讀書讀到生痔。奧子教人每卅分鐘要蹦起身旋轉自己三分鐘，就是爲了把那形成痔的可能旋拋出肛門口筋外。我在療養院認識一位舖友，痔蟲強迫他半夜在舖與舖間亂步，肛口還不時發著「愛殺愛殺」的呼聲，最後還虧借著「同性戀治療法」才殺了那痔的腫蟲。

妻心算了幾遍工程預算數目字，搬出小學生用的算盤核對了幾回，——沒錯，九萬九，雜支另外。妻盤問雜支哪些，我另列「雜支」一項：香燭銀紙三百，當場給拾骨工紅包六百，誤餐費加飲料五百……等等、等等。妻望著脚趾頭說她多時沒趾甲油擦了，不擦趾甲油看來就不像都市女教師的脚趾，而是鄉下做田媳婦的趾甲了；自從做面一次漲到八百，她就捨

不得讓人做面，她自己剝檸檬皮、橘子皮自己貼面；還幾次唇膏用完了，她將就調了幾色王樣水彩塗上唇去——她省下這些錢，還不是爲了我們未來寶貴的奶粉費、以及四歲開始的補習教育費。

她甘願拿出一萬元投資這項工程，讓娘可以就近照顧我。白天她在學校常擔心我自個吃豬腳麵線；娘可以幫她提醒我，別把腳蹄筋吞進去，免得梗在直腸屎不出來。

16

整夜，我坐在後院厝簷下，等待滿月光走入這大廈間谷。滿月光也瀉在娘的墓拱上。哄哄的市廛聲中，我聆見風過墓草尖的潮音。

二哥曾說「你出多少我就出多少」，那麼，就有兩萬了。墓草的利齒曾經嚙傷少女小鹿的屁股，在盛夏的午後，她戴一頂開著百合花的圓帽。既然同是娘肚中的一塊肉，也不好意思要大哥多出什麼，何況是拿經濟效益當生命指標的人，那麼——就是三萬了。小鹿所以嫁不成氣候，聽說是當年那墓草嚙的印記在作祟，每到緊要時刻，那草挺自嚙痕風中一樣顫起來，草尖端發著非人的潮吠。

三萬買不到半個竹溪海會的塔位，那麼不如供到我的床頭，我吃什麼娘吃什麼，我到南極地娘也跟著去。小鹿老提當年若是死心跟著她學插花，如今光插喪家花圈就叫我心全無，也不用耗那幾年窩在療養院捉蝨母。

海會不成，不然去住北園別墅：舖位二萬三，風水不論，花蓮大理石二仟，拾骨工九仟紅包省了，合計三萬四仟。想當年鄭經建那北館，也是爲今日我娘設想。出院時，小鹿送來醬包五仟，娘住得起開元別館了；一仟還向小鹿買花供。

我找到了行動電話中的大哥，他不知在哪个夜空下罵，「開元？哪裏都可以去就是不可以去開元。叫你別亂吃藥你不聽你看你竟然忘了生前他們吵成那樣，死後還要坐對面相看？」她怨空守療養院那幾年玫瑰開的多是灰色花，她願意讓點生意給我開連鎖小鹿花店。妻什麼都讓就不讓我跟著小鹿名世；那幾年伊每週未翻山越嶺探望療養院，而小鹿善用這空守的光陰把自己搞成小鹿名花。

我幾乎忘了現世的恩怨，何況生前。祖父平生自視儒家正統，居家奉行內聖外王那一套：內聖到怎樣地步了誰也不知道，倒是常常顯凸他的外王，——家裏貓狗都曉得離他腳背三尺。媳婦中只有娘不吃他那一套王霸氣。孫輩中只有我長大後敢平眼直視他。氣不過人他就咒「不知尊儒的都是失心外道」——心被老孔騎的天狗吃掉了，怪不得我後來失了心瘋，娘若非早死看現世狂飈這樣也早晚瘋掉。

17

隔日早晨，我正順風逆旅到婆羅洲外海，被連串擊門連同喊人聲吵醒。來人驗明正身，

交給我紙條綑的十萬，只說大哥電傳吩咐。

馬上我鐵騎到竹溪寺大廳，中年女尼收了七萬元，在記事冊上寫下細細的一行字，我等著要字條收據，女尼不知我等待什麼，「若方便，請來同用午齋。」我抄近路到殯儀館後頭小徑，遠遠見三口壽色福棺面上浮著兩朵艷色的奶仔花。

三太按著電子計算機算了又算，開給我一張標明「安樂有限公司」的收據：二萬九仟五百，多出的五百元是嵌在罈上的娘的小塊磁照片。我答應不日就把娘相片送到，同時要求看看我夢中的黑心罈。「噯搖你免緊張我全島掠透掠到人家內庫叫不敢——」有電話鈴響自福壽深處，三太隱入去接。江湖傳說安阿樂要避太太二太時，即時躲入這福壽仔樂中；這好比療養院中有人爲避遠來探望的妻，藉故藏在尿管無人管自己呷的隔離室內。

三太轉出福壽時，雙臂交在胸前，微俯的臉帶愛的殺氣；我在當年青春秋哥六舅身邊跑馬灯似的女孩臉上看過這種殺氣。「免驚黑心現在趕貨在大海中——」這嗓音可以立時凍死沸水中的滾蟲，那緊咬的乳溝壓夾扁所有來犯的敵船。

我有個舖友一天要演練幾回海溝兩岸的攻防戰，友船敵船是他多年來打扁的蟑螂晾在舖下來層陰乾的。當他攻防得滿臉汗水時，就有另個舖友不死鬼阿三冷不防栽下來抱緊溝棉被，好在蟑螂船是夾不扁的，不然舖溝兩岸之間馬上爆發肉身攻防戰。一路想著乳溝棉被溝舖溝，鐵馬輪自己彎入法華寺巷子，禁不住我想念木橋下的烏龜溝。

少年時代我就迷法華烏龜。聽說這烏龜的祖公即是夢蝶夫人的寵物，我懷疑偌大的那隻

會親眼對視過夢蝶夫人「不語似無愁」的眼眸。我最愛半蹲半趴著看：瞬間縮頭烏龜的那股叫人又恨又愛的勁，以及永遠癱在水面不動明王的那副樣子——後來幾年我在狂人與自閉病人之間苟活求生，全靠這無意間學得的烏龜術。

何時拱橋兩邊張開義乳般的鐵網，那網脚各各插入泥中，成就一隻密封的大乳包。我扭著眼珠搜尋大烏龜，他們竟然忘了在裏面放幾塊晒龜石。我初次見大龜攤開來晒在龜石上，當下就了解「帝國」這個辭彙的概念——只有幾隻小龜趴在網上肚皮向著日斜西天。

我惹過慈惠堂，還好董事長夫人大菜姑還端坐在胭脂花雕椅上，只是眼窩下的壽筵了些。因為大家忙著她座椅靠背後那些噴噴經懺喇叭，大菜姑用小女孩的嫩音說著笑，「什麼時候龜沒水呷囉誰也沒注意，某一日半暝有隻大龜趴到老住持的肚皮上——」

18

我俯頭扒飯挾菜，心中盤算著如何解救陷在鐵乳包中的眾烏龜。「今早誰送東西來？」妻說隔壁阿嫂告訴她。——就是這鷄婆嫂子！我一肚子龜氣：當年就是她密告我夜夜不睡不知在接收什麼、放送什麼，到今天她那隻單皮鳳梨眼夜夜嵌在刺竹櫥中。

「哎呀真是的——」妻嗔到夜深：大哥連小小一萬元也不肯讓我們出。不過省下這一萬，可以讓我們未來的寶寶學幾句蒙藏語，據趨勢專家預測到了寶寶當道那時，蒙藏語即將取代

大漢語成爲世界語。我撫著妻大腿的外曲線同意，據我旅途所見內蒙古的藍天是世界上最藍的藍天。禿鷹一樣我挺翅滑翔到大腿的內曲線時，我悟到蒙藏高原高也高不過我睫前的恥丘。「——哎呀，」真是的妻撞見大門上高高撐著個人頭。

原來是二哥，喊我同去夜市，馬沙溝海鮮攤蒸了活跳蝦，烤兩尾秋刀魚，炒兩百元豬卵脬，當然不忘米酒維士比。二哥說自從上次見面後，他心中掛著一事，連夜不得安眠。活跳蝦是特意叫我吃的，自家人都希望我活跳起來，他們都看厭了我走起路來軟脚蝦不如。奧子也透露生活的祕訣就在活跳，活跳到底，自然叫你不得失眠。前不久我會連夜行腳到東海岸秀姑巒口，黎明時返過摩天、天池回來，果然那日一路雲水浩蕩直睡到黃昏。「會不會——」二哥一雙筷子夾三粒卵脬，「蔭屍？」

平生吃盡天下卵脬，做人也值得。二哥檢討他的半生：早年在染整廠，被噴射出來的胺酸冲到眼瞳，整整三個半月瞎子一樣，兒子就是在那個瞎子時期摸黑生的，怨不得至今爲急著「轉大人」的兒子氣心勞命；後來換做車床工，被機械削掉半隻姆指，食指中指都比姆指長就不明白爲什麼單刀直入姆指，女兒就是在那斷指時期生的，落到現今，每夜下工回家第一件事：檢查女兒的姆指；前幾天，只因環保局的人找上門來，吸盤老闖下令關閉所有的門窗，免得大到心臟自己都聽不見心跳的噪音滲了出去，——你可以想像嗎一隻半生活跳的活跳蝦被封在火爆鍋內爛！

「若不是蔭屍，我們做兒子的怎會落魄這樣？」下次碰面奧子，必要告訴他：米酒維士

比配卵脬，人生真有說不出的滋味。妻家姑媽是府城有數的富婆，竟然女兒夭了青春，姑媽送女兒一口當時少見的銅棺，十數年後女兒數次向人託夢，說她浸在水裏又冷又濕，幾度猶豫終於開了銅棺，——是青春女兒的模樣，只是那青春在棺中腐了十年，從來沒有那樣不堪看的青春。有個暑悶的黃昏，我在赤嵌樓邊牆重逢一位舊友，驚問他怎麼會有那樣比我更不堪的臉色，他囁說他同亡妻睡了年多，亡妻體貼他床褥濕又熱，讓他日落時分出外透氣……

19

「不會是陰身，」我說。

秋刀只合吃他魚頭，不然秋刀吃多了開口就有秋刀氣。「無可能是陰身。」二哥瞪大卵脬仔目。只有世界偉人民族救星一代宗師才有本錢把自己搞成陰身，我舌挑跳蝦在唇齒之間；當年娘厝的是原杉肉色薄棺，當時連上幾層厚漆的錢也省了，棺一落土鐵鑽跟上去前後通了風洞，——真怕那鑽到娘的腳掌，現在你要娘是陰身也難，娘要向不知跑到哪裏去的蛆蟲討回身上的肉。

「我賭你是陰屍，」二哥乾了XO台灣，大聲吩咐上酒上菜——再一盤豬脬仔，清炒，不必薑蒜。我賭你是陰屍，因為你娘的阿爸也是陰屍。他小學五年級時，親眼見與人談話中的外祖父，哈哈一聲同時喉嚨發出一種「拱豬」的濁呼，就往後一倒。幾年後他親眼見棺中

的外祖父渾身紅膏赤肉，流氓舅恨得當下罵：子孫的血都被你吸到烏漚色嘍，怪不得姨們紛紛早死，舅們個個竹竿樣除了流氓肉舅。

我的唇齒之間，嚙著你的卵脬：禁不住我哼起歌。奧子不叫人持咒，心神不定時，只管哼歌：——嚙你千遍也不厭倦。「我一萬賭你是陰屍。」他童年時賭玻璃珠仔標，青年時賭棋子麻將、四色牌輪盤轉，壯年時賭大家樂六合彩，今晚他賭陰屍——就在他賭陰屍的這一刻，他入了哀樂中年，我注意到他原本湖青色的眼泡瞬間轉成龜皮色澤。

「我十萬賭你不是陰身。」也不厭倦嚙你千遍。

20

當夜，我腰掛寶特瓶XO台灣，遠遁入地獄的後門，見他們永遠在中庭乾煮著一只地牛肚大的鍋等著你，內裏千百萬億個人沸上沸下一點不嫌擠。來時路上我睜大眼睛沒有碰見娘的影子，最可能娘也在大鍋中舞，我拿XO台灣澆在小腿用勁躍了幾下——平生我最恨沒有螳螂的後腿這時便可螳入大鍋中。無奈我轉過後花園，見一青衫小尼姑踮脚尖捏竹桿挑梔子花，我一躍上去替她摘了七八朵，順便央她轉告娘，「我十萬賭你不是陰身。」

地獄門歸來顧不得豬腳麵線，我送小照去給三太。三太拿相片矚了好一會，「多時沒見你秋哥舅了，這姐姐和他一樣風流標緻。」「有無可能——我囁囁著，「是陰身？」

「蔭身？」三太倏的瞟一眼相片，倏的將娘鎖入抽屜，隨後媚起面肉團：拾骨是小工，蔭屍則屬大工程，收費另計。不過，蔭身也不是容易的呢，人中百不得一。她安樂公司就做過一回這樣的生意：有位年輕人要求爲他瘞死的愛人保持青春至少十年，安樂公司就保證他安樂公司醃製的功夫乃屬府城第一流，當場並立了切結書「保蔭十年」……「像妳娘那麼好看，」我跨上鐵馬時，三太吶吶的說，「蔭身也差不到哪裏去。」

我趴臥騎到水仙宮後，六舅正在壇前水泥地上就大水洗腰巾，那腰巾的大紅上窩著幾處漬白。「總是臨時找不到衛生紙，」六舅邊搓邊叨著，「臨時抓來作屁股墊，——伊娘的想不到白帶這麼多。」我蹲在水盆旁，恭請六舅同參娘的拾骨禮。「幹——六舅擎腰巾湊上眼鼻，「我幹——又搓破了。伊娘的嘿我就講過：世間第一毒這白帶卡毒嘿塩酸！」

我轉到棧字坊隨後過花店，把方字正楷花好月圓掛上中堂。小鹿捧來兩束芍藥讓我帶回去供娘，扯著我的衣袖入花叢，「氣死人嘍近來奶都氣瘦囉——」果然原來騎人的廿世紀梨現今消水成白珍珠蓮霧。

21

妻削了兩隻水潤光的酪梨送上床鋪，我說我剛在外頭路邊水果攤站著吃了兩粒蓮霧珍珠。蓮霧好看一個頭，妻說還是梨子多水、助消化兼又養顏顧心脾。「這回二哥跟你賭什麼？

「妻曾建議二嫂：拿犂仔兵他們擦槍用的長條通桿，沾菩薩座下的蓮花油，從喉口直下通到屁股孔，包管妳去了賭徒丈夫的賭性。」他一萬賭娘是蔭屍；我十萬賭娘不會是蔭身。」

臉枕上我的腋窩來，梨汁露在我的腋毛尖。「蔭身有啥了不起？」妻小口小口啣著吮著梨隻：伊的娘就是蔭身，會蔭身全因爲伊爸的風流，伊的爸是那種大開大閤的無賴，娘是撞見正在別女人身上大開大閤著的爸，當下心被那兩盆骨盤相碰擊的叭爆聲爆碎，阿爸於心不忍四處採了許多娘愛的草花塞滿棺中，娘葬後三天不到，爸又爬上一個遠來送葬的女人的肉體，那女人胯間流出棺中草花的腐鮮味，源源蓋過伊正在廚房做的蛋炒九層塔的香，——後來每個女人都流出同樣爛草花香的味道了，當汗濕耳鬢之際，爸面對的是娘的蔭身……

我挺直直雙腿，讓妻在愛字頭上做工：蔭屍若有這樣美的看頭也不枉費了她蔭身一世。雖然同是無賴，我是屬小磨小轉那一種，小磨小轉保證妳細水長流，不像山洪爆發轉腿間乾旱又逼人。妻說有個同事小姐，每二三天胯骨就要裂開三四寸，可憐看她開八字在教室走廊半拖著走。過幾年，我人生計劃偕妻搬到曾文溪上游集水區去，這長流細水保證都市你們冬夏不必分段停水。

「快成脫水人乾了……」妻弱聲哼，即時我鼓振小腹將要狼嘍一呼結束這愛的長工，正當此時我聽見一台厚重的東西悄悄熄在門口，同時嘩嘩滴不吝氣嘩嘩滴——

22

難得大哥抱歉當了一天我們左鄰右舍的起床鳥，嘩嗒滴嘩嗒滴，難得刺竹橫間那單皮鳳梨目今晨可以早一個時辰休歇去。大哥說他昨夜南下山鄉趕赴某位土霸的五十壽宴，那宴席擺在星空下五千萬多桌坐滿了五千多萬人，服務生從領班到上菜清一色中學生少女，一例塗了初經血色胭脂唇；他若不是惦著娘的大事，最可能跟著人家留下來排隊吃嫩筍。「筍嫩不比虱目魚肚嫩，」妻要趕去早市。我及時宣佈：今日早午素食，晚餐可以不論，——尼姑吩咐的。

六時正，妻惺眼朦朧中，我們出發。銀子打造的「便池」車劃破銀灰漠的街道。六時〇九分，在二十四小時幼齒檳榔攤旁接了二哥。

停在市場巷口，望見內裏六舅蹲在水仙宮前階上，嘩嗒滴嘩嗒滴，六舅弓著身走來雙手供著什麼手肘邊香烟遼繞。兩條黑龍自花彩南洋衫的肩背滾落胯骨，六舅嘆他老貨今生頭一遭坐這種便池轎車，爲了坐鎮這德國便池，他昨夜老遠到安平結拜兄弟壇請來小尊地藏王。爲了比拚地藏的黑檀烟，二哥燃了支長壽，大哥則唇銜一支細長條的豪邁士威爾。

七時正，遠遠見安樂公司招牌下駐著兩人。寬肩韌腰芋仔網頭戴紅色打鳥帽提紅巾包袱的中年人，一見就知是正牌獅記拾骨師傅；師傅介紹他身傍戴西部原色牛仔帽，肩披一大口麻布袋，腰側枕著鐵鎚長柄，看來像阿里山羊羹的年輕人，是獅記的見習生兼助手。——這見習手出乎我的工程計劃之外！「我改搭火車吧，」我乖乖下便池。請師徒兩人上便池。便池絕塵而去隨即塵中退回來，夾心老藤一樣把我送到車站放下。

23

我在販賣部買了新一期的旅遊雜誌，專輯：消失中的天堂之島。人這種萬物的靈的東西是無遠不去無近不到的，去到了就畫框下大小口徑不一的泳池，天堂就逐漸消失泳池中。奧子說他在所有天堂之島的泳池都小便過，妻幾度告誡我澡盆是用來洗浴的不是讓人尿尿的。但是尿尿是爲了騰空小腹，空的小腹便于飄浮，澡盆是勤練飄浮的好地方：如果你能在澡盆中飄浮，你就能在這飛馳的火車廂中飄浮，那麼現在你就飄浮在天堂之島的任何一個泳池了。

十九年來，娘居厝在紅毛埤下八掌溪河床。只要娘會飄浮，順八掌溪而下，出海口，即刻我們就在愛琴海天堂池中會合；讓便池車上的人們去趕赴一個「空棺的約會」。聽說太平盛世多空棺，因爲躺進去的多是四肢完好的人，暑悶的午後黃昏大家相偕去市立或私人俱樂部泳池飄浮，冬天，尤其寒流來自西伯利亞的時候，他們都在24小時大夜市圍爐，其中小部份人喜歡圍在便利超商的微波烤爐前。

有一套健康法，流傳自這些飄浮者或圍爐者的閒扯中：有一陣子，娘清晨四時即起，在後庭芭樂樹下擺十二大杯清水，清水可以洗大氣之于人身的污穢，大量清水引來頻尿，物必有用物盡其用尿之爲物在此翻作循環解毒劑，尿液珍惜滴在喝過的空杯，之後就是一「」。

配三口清水——娘喝到腎水腫，腫下足踝上指關節。飯桌上，娘手捻筷子兩三次滑過魚肚，「想不到今日被虱目魚肚皮欺侮，」伊紅了眼眶。

娘腫痛得厲害時，六舅一度率府城三姓元帥搭火車遠來探看嫁出去的女兒。元帥坐轎在沙盤上衝來撞去，直到夜深一支木筆才寫出個名堂來：可惜這回六舅識不出名堂，只說可能是個「黏人的」煞星，他流氓一世人遇到這種煞星由不得他也被黏到腫腳。隔日清晨娘起個大早，笑吟吟到後院抓鷄，手勁無力劃了七八道鷄脖子才瀉出血來。元帥喝過清燉鷄湯，包車回府。娘還上市場，午餐煮蝦米絲瓜粥，餐後發麵粉做三角紅豆饅頭包子直到黃昏。

煞星入到娘的內裏做活。娘清洗水槽暗溝，一下午在後院爬穢子摘掉爛在枝上的芭樂，醃漬前庭的芒果干，搭新柵架試種紫葡萄，替我們所有破損的制服衣褲打上補釘，吃更多的虱目魚土鱖田蛙，喝更多的水合尿——六日後清晨趴倒尿杯上，身傍矮長凳上端整站著七杯清水、四杯空杯。

24

我在紅毛埤堤面下了計程車，悵看春草幢幢的池水、盡頭處疊層而起的遠山。年少時，總想有一日會走入那山的不可知處不再回來；料不到成年後淪入都市的深坑，從坑底辛苦爬上療養院，院後的腿只合蹬家中的枕頭山。

便池車停在乳牛柵場與香蕉園間，乳牛的身紋來自荷蘭，香蕉的彎度來自呂宋。人在墓碑的洗石仔白與亂草莽綠間：等待破土吉時九時五十分至十時十分。黑面地藏坐鎮墓庭前三棵檳榔樹底，六舅在不遠處墳間忽高忽低不知找尋什麼。

紅頭師傅看這墓園風水不順，一來迎面埤水蓋頭壓身，二來背後凹灘下去赤裸河床了無靠山，尤其這庭前檳榔擋住去路，正好三兄弟一人擋一路。大哥感嘆他早年買了些股票，至今死標票券在牆上當飯後飛靶。二哥怨氣他在「大家來六合」場上拚殺多年，從未掠到一隻大支特尾將軍。我難忘從前站在家後庭便可千里眼見安平歸舟、星沈大海，現在月亮只能直著脖子在大廈谷中看，妻說早晚看到倒頭栽。

九時半，師傅吩咐先拜土地燒土地公金。穿過檳榔樹，娘會望見我挽著少女小鹿的腰走在黃昏的土堤，滿月光灼晚上熱血難安的青春飛車在堤上追逐來去。六舅轉過來說他要下到河床撿鵝卵石，帶回去替小太子做個假山水。躺在療養院床舖的最後一年，我常夢想搬到這墓園旁搭間木板厝，聆聽暗夜溪水纏綿過草尖樹梢的寂靜之聲。六舅想必是怕見什麼，地藏菩薩的眼睛答應替他看。妻事先說好不准偷偷搬到哪裏去，「——我又不會擠乳牛的奶，搬到那裏做啥麼？」六舅見過少女時代的娘，後來浪子帶過多位浪女來家說是要跟姐姐比美。

墓坑鑿入尺深時，還不見棺木，二哥紅肉李的臉慘淡了些。拾骨獅指揮助手順著不存在棺槨，挖個長形凹窟，隨後他自己踞在其中，拿小鏟一鏟一鏟鏟出泥土——無人出聲發問，但我們都疑：連棺木碎片都朽無，莫非真應了古人那句話「一切在塵泥中消失」。我抬起

凝瞪得發癢的眼，遙望一泓溪水閃碎著日光——是否等不及娘自己搬了家？

25

「那不是頭殼嗎！」二哥驚呼。

我們攏蹲土榔上看。助手即時遞給師傅一把黑傘。拾骨獅撐起烏傘，同時把傘左右晃著唸：天皇皇，日皇皇，烏傘保護妳重見天日免閃到妳的目睛。毛鬃刷子刷開碎土，——完全像骷髏影片中的骷髏頭，二哥剛剛的驚呼中有一絲心頭卸落石塊的鬆慰，——不是傳奇中趕路回家的行屍。

「哈啊，」頑童對付初生花苞一般，拾骨獅自下顎摘取一枚金牙，「看，鈍金不壞，」喜孜孜的示給人看，「值得帶回去作紀念品，」但沒人伸手去接。金牙示到我面前時，我手腕反射似地伸出去——金牙落到掌心，指掌緊緊圍起來。

不壞的還有尼龍壽衣，自頭顱以下烏黑亮澤遮過足踝，領口見鮮白襯的裡衣。骨獅捧起頭顱，翻看兩下，說是下顎已經蟲蝕，還好顏面仍然漂亮。助手拿來麻布袋，二哥伸手接過，助手教他用兩隻手肘關節頂在膝蓋，腿膝開闔便可控制袋口的開闔。骨獅將頭顱放到袋口的瞬間，急轉彎交到我的手上，「這——最後放，」人身要緊不可壓到頭顱。

「頸椎有七，」骨獅大聲說與人知道，隨後聽見東西一塊不少落入袋底相碰撞的悶聲。

肉手摸入壽衣大陶領，「鎖骨二支，」骨獅比上自己的胸肩，「女人鎖骨幼秀，」雖是幼秀仍被粗手丟向麻袋，在袋口交錯墜入袋內。「肩胛骨兩片。」大哥伸手截住：骨胛上爬滿嫩芽色小莖。之後，每塊胸椎同樣趴著蠶絲綠莖脈。「胸椎十二。」大哥問：是啥麼草莖敢——骨獅摸到腰椎：是野草的莖，不久就會穿破骨孔；還好不是野藤的莖，他曾摸到過野藤莖纏穿整支龍骨椎，你一塊動它不得，要就讓它撐站起來——。腰椎有五。隨後左右手各抓出一把肋骨，「誰算算看兩邊各十二支，」又說，「不用算——不會錯，」喀喀啦啦擠入麻袋內。

我右手尾二指捏緊金牙，食指拇指扒著、扒著眼窪鼻窟中的砂土。也許近水潮濕，顱面是赤棕色，像娘每晚臨睡前喝的當歸補血液的色澤。我左手掌貼著頭蓋骨，沿著後顱，徐徐起伏來回：讓這質地與曲線進入、成爲我掌肉的記憶——小時娘也這麼撫著我們的頭顱嗎？食指拇指悄悄繞過下顎，叭吮著顱壁，一分分蠕入內裏：恍惚無止盡的，洞空。

26

大哥接過鐵鏟，大力一擊，墓碑折斷墮向墓庭：娘在墓庭前緣網紮好的麻布袋中。我們等待六舅返來。師傅問：何以墓碑上的祖籍寫著「台南」？在他拾骨生涯中，只見泉州、詔安、廈門、潮州……。我們望著地上碑柩下緣那兩個大字「台南」，無人回答。

墓碑上文字以及墓庭門聯，是祖父用他的一手工筆寫就的。想來他在世時，大約無人提

過這問題。他總自稱是台南北門人，終戰那年自田庄移居府城。娘的娘家也來自台南北門，外祖一代已在府城有厚實的營生。自命儒家一生的祖父，不會不知道自己的祖籍來處，媳婦嫁過門時不可能不考究她的本家祖籍出處，他當然曉得「廈門」「同安」是墓碑文化的約定俗成；娘死那年，祖父年過七十，退休蟄居在鬧市一條僻靜的巷底，他先在舊報紙上試寫幾遍，之後在一張潔淨的長幅白紙上工筆寫下：台南。

六舅迂緩在墓棋間，左右手各提一隻袋子，右肩明顯下垂：浪子六舅還保持年輕時的習性，右手是用來做粗活的，左手是保養來玩軟的。他向河床邊養豬人家要了飼料袋子；小太子玩剩的鵝卵石，他可以自己加工成星宿老爺託夢落下的殞石。他跪在墓庭，向麻袋中的娘磕了幾個頭，感念說自己嬰囡時娘辛苦指他去抓中庭老榕樹上的鳥；隨後他用江湖大哥的口氣，嘉勉師徒兩人的手藝，沒有壞了他秋哥大和兄弟安阿樂的交情義氣。

二哥過肩揹起娘，大哥手執線香前導，出墓庭，過蕉園，上便池車。娘安坐前座踏墊上，其上是二哥手中的不斷線香，引導娘過高速公路回娘家台南。在乳牛場前我們暫別。我反向經洩洪道旁小徑爬上埤堤：春草連綿而去水連連的盡頭是迷霧的群山。我下到埤岸，蹲著將捏緊的拳掌浸入水中，我閉上眼睛，感覺娘的牙齒濡濕起來……

27

我步行出紅毛埤，在中途一家露天冷飲攤歇坐，渴飲檸檬汁。摩托車下來幾個青年男女，是穿制服的專科學生，多叫大碗蜜豆冰，只一位要刨冰芒果青切片。

那含著芒果青的唇片就在我的斜對面。一種波顫，起自唇肉裂紋，漫到頰腮。那腮肉，不時要躍出波顫之外，又被內裏什麼緊緊喚在。我凝盯著女孩的臉，漸漸滲入那肉腴的內裏，見到娘的骨：我親切感到娘的骨，是那麼樣渴望豐潤的肉。我化作娘的骨，癡睨著女孩，不，不是作為女孩的整個人，不是少女的美或氣質，而是靜物一般的眼、鼻、腮肉，捲上衣袖露出的手肘，蓋過膝頭藍裙下的小腿肉……直到她微吐舌尖左右舐了舐唇角的汁液。

我垂著頭走在暮春正午的陽光中，茫然的想著那左右一溜的生鮮的舌尖，想到「永遠從存有消失再也讀不到日新月異的食品目錄的」娘的舌尖，腳跟沈重起來腳掌在柏油路面黏噠：這整個遷居工程設計有了無可挽回的疏漏，——娘的血肉遺留在那剛被廢棄的墓坑，墓園裏的草木枝葉都溶有娘的血肉養分。我心念一動脚尖正要折返，「叭」的一響驚我一嚇，一輛計程車緩緩停在前頭。

很快我穿透車站月台人群間隙覓到一雙黑窄裙繃的大腿，交疊在候車座上，自裙底內裏曲線出來的暗影反襯出滿滿的肉白。娘的大腿骨，素到不帶一點贅肉，被揷入麻布袋的瞬間，我感覺它恍若枯枝猶緊緊留戀著葉肉。我緊跟著那滿月盈的大腿上車坐在斜後座，一眼不敢看掉了交疊中的，左右換疊時的，平行緊攏著膝的，間或晃開膝腿縫來……

下了火車我換車直奔夜巴黎。午後夜巴黎平常人家一般的靜，靠壁長椅坐個中年女人，隻腳抬到椅緣打著盹。內牆一排妓女牌照像框下，有個穿白色套裝長髮女人微彎腰就著水槽洗著什麼，繃緊的豐臀凹顯黑色三角袴的勒痕。打盹的女人眯開隻眼又閤上，「柚阿子，有人客嘍。」

她要我光著屁股坐在床緣，她右手擎高水盆，左手清洗著我的下體。兩團乳肉的白在領口間蹦，我幾乎無意識的伸手入去，剎那捏住滿滿一掌的乳肉。她說這是她自訂的規矩，她不能忍受男人把積了幾天的尿污混到她的內裏。「柚仔，」我很難說得明白，我整個身心貫注融化在指掌間的肉，「柚仔，」我說我要給她加倍的錢，但要讓我盡情掐她的肉。

「不是柚仔，她們叫我柚阿子，」果然從黑蕾絲罩杯蹦墜下來的雙乳像圓大的白柚。她說少見你這般蒼白文靜的人，也少有人真心迷戀自己身上的肉。我用下唇仔細稱過柚乳墜的重量，隨後貼上眼睫磨凜乳暈的質地。柚阿子說起她的柚仔乳不是亂來的，從小她家後園半分地專種白柚，收成時她一個一個挺腰撐著捧上牛車，如此長年養就她厚實的奶質，——直分地專種白柚，收成時她一個一個挺腰撐著捧上牛車，如此長年養就她厚實的奶質，——直到十九歲她上都市加工廠洗大堂澡時，女孩都艷羨她兩粒柚仔奶。我鑽轉著鼻頭，層疊疊就的奶肌，我感覺不到娘的胸椎。

我躲到她蓬草的恥毛間，悄悄將娘的金牙含在唇齒，埋纏大腿內底撕咬，腿窪間蒸騰開一種廢水沼澤般的殺氣。——後來我嚙吮她的臍肉時，她說她從未有過兒子——今天她感覺我就是她無緣來出世的兒子。我說我要從臍孔入去，她說只要能夠就讓你入去。你入去就永遠不會出來了。你不會再來。不過不要緊你入去永遠不會出來了。

在福壽棺前，他們圍著吃陳年老人茶。大哥笑我難得臉色好看，一種紅潮，自鼻翼漫到顴骨。我只說一路艷陽兼又舟車勞頓。「說不定是一路艷福，」三大的嗲音，我只眼尾覺到今天她一身緊的韻律上衫，沒有注意那衫上是否掛著乳溝。

娘現在獅記的祕密燒窯。一下便池，拾骨獅即拎著麻袋上機車汽缸，趕赴他的祕密燒窯；府城人傳說他的燒窯可以燒出指定的大小形狀、色澤。——莫怪我剛剛那時嗅到一種悶殺的腥焦味。二哥怨說在此品茶品了兩個小時多。大哥勸我吃些桌上擺的素食粽、素食粿，我搖搖頭，心內回答，「——娘吃過了。」

拾骨師傅帶回來一個土黃色硬紙板包裝的盒子，拆開：照片中娘的面肉白浮顯在黑心圓的質地上。師傅指點我們兄弟一一上香，同時喊，「娘！來去進塔坐位囉！」我捧起罈子，坐上轎車，將娘安放在小腹兩腿間；陽光從玻璃窗射入來，那極黑的罈面上閃著肉眼幾乎見

不到的碎紫。
誦經尼師已等在塔前。午後三時的靜寂，似有若無的喃經，風過葉隙的無聲。娘穩穩坐在黑心圓內，背後是深不可測的塔海。我雙手合十：「娘，——就是這樣了。」瞬間娘朝我映了映眼睛。

30

我亮著灯直到天亮。日光灯下，娘的金牙兩傍各嵌著一隻白牙，那異樣長的牙尖想必是在泥土中吐筍的，筍隻這裏那裡潰著久年褐色印泥。妻只入來一次，在我床頭放了一個葫蘆形小紅布包，離去時那眼神說：——誰不曉得你帶了珍品回來，不讓人看就自己寶貝好了誰敢看你寶貝——。

清晨被一隻大喉嚨的鳥叫醒，「金瓜汁是珍品果汁」，「金瓜汁是珍品果汁」，大概是牠新開發的一種果汁，一大早就到處報給人知道。我聞牠大鳥聲，就起而往後院走它一萬二仟步，口中默唸「金瓜汁金瓜汁」，直到一念不起與這金瓜汁溶成一氣，當下我發覺我隻腳已經站在刺竹尖上，我摸摸褲袋深處的葫蘆包，我們等待——奧子剝好大蒜皮，即時騰空出大廈間谷，一起橫向無所謂的遠方。

——《文學台灣》第七期，一九九三年七月

調查：敘述

兩位自稱是「事件調查小組」的調查員尋上來，開場說：這是個平和的時代了，過去的陰影哪都可以拿出來在陽光下曝曬，有淚——如果還有淚也允許公開的流，「道歉——平反」是可能採行的模式，讓我們大家在歷史的傷痛中哪一起成長。「痛，痛，痛，痛，」窗旁的八哥學舌著。大概是老調查員把痛字咬得太重了。「痛，痛，痛，痛。」妻奉上茶來，茶香中一陣沈默。

我抱歉有關家父的事我所知有限。家父生前經營糖果作坊，做糖果批發生意。祖父一代還是做農，先人一直居在學甲中洲，是十七世紀隨大將軍家眷落腳島上的那批移民。外族登陸布袋嘴那年，曾祖也隨鄰人拿著鐮刀矛槍對抗一路殺來的馬靴火銃。虧，曾祖輩中的某人避到府城，親眼見城市人開城列隊歡迎敵人的風光。「第一做田憨！」這位曾祖如此憤恨死在田庄。好在家父棄了田園由麥芽糖起家，做到府城數一數二的東洋糖果專家。事件發生，